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欠债还钱

王立纯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国专业作家
说典藏文库

王立纯著

欠债还钱

王立纯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欠债还钱 / 王立纯著. —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 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立纯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589 - 6

I. ①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2456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6.75 字数: 45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双煞胭脂扣	(1)
换心	(37)
风水宝地	(67)
欠债还钱	(107)
爱之病	(138)
朋友妻	(172)
山村“政变”	(212)
欲望之水	(239)
清水出山	(288)
游进海水的老头鱼	(331)
搁浅	(366)
“愚公”搬家	(384)

双煞胭脂扣

一

天气很好。艾克推开窗子，就闻到了沙果树的芬芳。这是一棵形体完美果实累累的沙果树，在明媚的朝阳下焕发出勃勃的蜡绿色，使他联想到绢纱或塑料做成的工艺品。说来也怪，每当他思路不畅，这树就给他慰藉和灵感，三五年工夫，艾克已经成了县城里闻名的小作家了。其实他的本职只是个毫无名堂的刑侦员，很多人都说，艾克一胎投错，本该去考文科大学，却鬼使神差进了警官学院，看那白面书生的样子，怎么也不像夹枪使棒捉鬼擒妖的人。

艾克一边穿衣服一边听收录机，是一曲缠绵悱恻的《梁祝》。艾克一向喜欢逆向思维，总觉得梁祝的故事太玄了点儿，同窗好友三年，怎么竟连男女都分不出来？譬如说，洗澡啦、上厕所啦、睡觉啦等等行为，不可能不同时发生——南方那么个热烘烘的地方，不要说三年，祝英台小姐有个十天半月不洗澡，那还有什么可爱之处？不把英俊小生熏个倒仰才怪！反过来说，梁山伯不仅仅是个不辨雄雌的马大哈，还是个冥顽不灵的低智商，祝小姐爱上这么个木头疙瘩死羊眼，又有什么道理？

想来想去，又觉得自己可笑，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万古忧”，闲心操得也太没边了。

忽然听到有人喊他，凭窗看去，原来是同科的老刘，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站在沙果树下。他刚刚值完夜班，捎信儿给艾克，说甘泉乡的罗兰打来电话，老爹过六十大寿，要隆重隆重，请他去给拍几张照片。艾克和罗兰是高中同学，上警院前，他看到她坐在一辆小四轮拖拉机上，身下是一大捆肉粉色的枝条，两只小辫子摆来摆去的，像一只美丽而警惕的小鸟，看见他，就跳下车来，从那一捆里选出一根粗壮的抽出来交

给他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这是沙果苗，杂交品种，给你一棵，算是为你送行的礼物吧！”艾克当时漫不经心，毕业回来一看，已是枝叶婆娑，美如华盖了。就常常睹物思人，想到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姑娘，转瞬之间就成了一个亭亭玉立光彩夺目的美人，觉得这树很像罗兰，或者说，罗兰和这树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相爱了，只是由于空间距离和艾克职业上的限制，他们的来往不多，倒是常常写信打电话，所以旁人看来，他们仍然界定在老同学好朋友的关系上，有点儿恋爱倾向而已。

九点多，艾克背着理光相机，提着一只奶油寿糕，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，在秋天的艳阳下向甘泉进发。星期天，路上的人很多，汽车蜗牛般爬出县城，进入了山区公路。山只能算丘陵，轮廓都很柔曼，好像成熟女性身上动人的曲线。远山深处，已显出斑斓杂色，是一个无霜自老的金秋，到处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沿途遇到很多拉庄稼的车，拉矿石的车，拉锌皮圆桶的车。艾克注意到桶上的英文字样，那桶里装的是盐渍蕨菜，据说具有防癌功能，被日本客商称之为“北国山珍”，很有国际市场。如今的山民再不是穷困无着四出告贷的旧模样，手里有了钱，精神面貌也变了，就拿罗兰来说，举手投足添了许多自信。据说她家的发达大半依仗她姐夫邱明山，他是遐迩闻名的服装老板，在省城设有商号，还到处捐款赞助，社会形象很不错。

县城距双泉镇三十多里，还不等艾克的思路放开驰骋，就看到罗家深红色带兽环的大门了。罗兰正站在门口等他，那真是摇曳生姿，巧笑盼兮，艾克就习惯地开了一句玩笑：“嘿，是时装表演，还是情人约会？”罗兰娇嗔地瞪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真坏！”

罗家的亲朋好友都来了，场面很大，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邱明山和罗曼夫妇，艾克也就一次又一次把镜头对准他们。邱明山长相标致，面部总带有一种似有似无的微笑，鹰隼般的眼睛里深藏着坚定与精明，一会儿俯在妻子耳边呢喃，一会儿又为她夹菜，看上去又亲热又缠绵。罗曼的容颜与妹妹毕肖酷似，只是稍显憔悴与冷淡，不怎么说话，也很少笑，似乎不是来与父亲祝寿，而是在干一件极不情愿的差事。夫妻俩为父亲订做了一个九层塔寿糕，并送了一只金壳怀表做礼物。罗老头大喜过望，喝下几杯寿酒，不住地夸着大姑爷，并像个天真的孩子听小鸡啄破蛋壳似的去听那只怀表。“罗家两枝花，飘香数十里，一枝折大款，一枝著风雨。”这是无聊文人用来形容两姐妹状况的歪诗，比较起来，

罗兰吃的苦要多一些，但因姐夫的荫庇，还是比一般人优裕。

罗兰介绍艾克和邱明山认识。此前他们曾有过一面之交，是一个乱糟糟的什么会上，那时邱明山踌躇满志，不过和他敷衍地一握，并没留下深刻的记忆，现在他注意到，罗兰说到“刑侦员”几个字时，邱明山的脸上掠过一丝局促，然后才从喉咙深处滚出一个“哦”字。艾克最受不了别人的优越感，所以对接见式的握手不屑为之，只感到了那枚方金戒指在手心里凉了一下。罗曼倒是向他凄楚地一笑，说：“我妹妹常提起你，果然，她好眼力！”这是一句带有导向性的暗示，艾克窘了一下，竟然冒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：“可惜，我是个穷光蛋！”

生日宴会相当热闹，除了罗曼和罗兰，大家全都酒酣耳热。喝过茶，罗老头兴犹未尽，招呼大家到后面果园去看看。这时邱明山对岳丈说：“我有点儿不好受，想在屋里倒一会儿。”罗老头当然应允，又嘱咐罗曼留下陪丈夫。艾克对罗兰说：“你姐姐姐夫倒是幸福美满的一对儿！”罗兰说：“可惜，他们结婚五六年了，到现在也没孩子！”

罗家房后是一块挺大的果园，种着杏、李子、沙果、梨和马林果，挂满了琳琳琅琅的果实，看了令人赏心悦目。这全是罗兰心血与汗水的结晶，艾克又一次想起罗兰当年拉树苗那身脏兮兮的衣裳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“艾克，我把这颗又大又红的沙果摘给你吃！”罗兰说，“你看，红得像心一样！”

“别忘了，亚当和夏娃正是偷吃了禁果，才干下了蠢事，被逐出伊甸园的！”

艾克这么调侃，罗兰的脸飞起一片红晕，任性地揪扯着头上的果子，纷纷向艾克投去。两个人忘情地打闹嬉笑，惹得大家都看。艾克看看罗老头，并没有陶醉的神色，便小声向罗兰嘟囔一句：“你爸爸嫌贫爱富！”

正在说笑，却见邱明山捂着前胸，慢腾腾走过来。

罗老头关切地问：“明山，好点儿了么？”

邱明山回答：“觉得轻点儿了！”

然后就用眼睛四处搜寻。

罗老头又说：“罗曼呢？”

邱明山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我哪知道呢，说是让她留下照料我，没想到你们前脚走，她后脚就跟出来了！”

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刚要分头去找，只见一个去厕所解手的远亲慌里慌张地跑过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快来人哪，罗曼吊死在前院树上啦！”

人们纷纷朝出事的地点跑去。艾克看到罗兰柔弱地摇摆了一下身子，就倒在了他面前不到两米远的地方。此时日影偏西，空气里有种葡萄酒的颜色和气味，烘托出令人不安的气氛。艾克上前扶起罗兰，抬腕看看手表，时针正指向下午三点十七分。

二

现场当即被一拥而上的亲人破坏掉了。至亲们无不哭天抢地，抚尸大恸，那邱明山更是痛不欲生，用头哐哐地撞着那棵枝杈横生的老槭树，一面哭一面数落：“罗曼你害得我好苦啊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不能跟我说，就这么寻了短见！你死了我还活个什么意思，不如跟你一块儿去了！”众人上前拉开，邱明山的头上已撞出血来，仍然跌足捶胸地大喊：“天老爷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呀！谁不知道我们夫妻恩恩爱爱，嘴都没拌过一次，哪曾想一回娘家，就不明不白地死了！我不活了，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活头！”艾克深受感染，眼泪也纷纷洒落。那罗曼已经死透了，一双美丽的眼睛已变得空茫散荡，似乎还带有一种无名的幽怨。艾克上前替她阖上，又粗略地验看了尸体：没有任何挣扎搏斗的痕迹，脖子上的绳印呈马蹄形，是明显的自杀特征。衣兜里没能找到片纸只字，足以证明死者并无充分准备，是情急所致或一念之差，才匆匆投缳自尽。尸体无出血，无紫绀，无异常气味，完全可以排除中毒的可能性。

艾克无奈地摇摇头，说了一句：“是自杀！”

罗老头哽咽片刻，突然扑咚跪在了邱明山面前，老泪纵横地说道：“明山，我对不起你，都怨我闺女福分浅，不争气！”邱明山慌忙把岳父搀起来，于是，翁婿二人抱头痛哭。

很快，艾克从悲伤的大潮里解脱出来，开始庄严地履行起自己的使命。他吩咐闻讯赶来的乡干部尽快给县局打电话，派法医来做尸检，一面用相机里余下的胶卷给罗曼拍照。想想这个胶卷的前面还是活生生的罗曼美好的倩影，现在却成了一具不可思议的尸体，心中便涌出种种疑团：罗曼精神正常，从未流露过悲观厌世情绪，又生活在一个锦衣玉食的家庭里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自杀？又为什么选择了人多眼杂的父诞之日？他偷偷观察着邱明山，只见他正兀自欷歔着抽泣着，悲痛之情溢于

言表。阿克走过去，掏出两支烟，分给邱明山一支。

“事情已经出了，你要节哀顺变！”他说，“有火吗？”

邱明山掏出一只精致的防风打火机，啪地揷燃，先给他点着，再给自己点。阿克注意到，他是一次打着的，而且手并不颤抖，似乎还看了看那烟的牌子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个具有坚定隐忍的心理素质的人，是生活中的强者，征服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与失败，即使面对猝死的妻子，他内心仍然理智而沉着。那么，他做出的一切都是故意装出来的吗？既然他不是凶手，为什么要装？难道仅仅是为了解除对他的怀疑么？

阿克陷入自相矛盾的推断中，看看罗兰哭得像个泪人，就走过去轻轻对她说：“出了这种事，我替你感到悲痛，但是，请你相信我！”

罗兰朝他睁大了红肿的眼睛，似乎在问：“让我相信你什么？”

阿克走进人群，想把邱明山拖开。这时邱明山已耐心地抽完那支烟，重新哭诉起来。他诉说了罗曼对他的种种好处，声调里充满了抒情味道，忽然停顿了片刻，又说：“罗曼你好狠心，你一个人走了不算，还带走了我们的儿子！你都怀孕两三个月了！”阿克听了，就放弃了他单独谈谈的想法，转而对罗兰说：“你知道你姐姐怀孕这件事么？”

罗兰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想，这我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不可思议。”阿克说，“一个结婚五六年的女人突然怀孕，怎么可能不向娘家人披露呢？”

“大概，她怕没把握。”

“我想，这话应该由邱先生来说。邱先生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拖到现在才说出来呢？我想，他是突然想到了法医要验尸这一条！”

“阿克，我求你行行好，现在全家够悲痛的了，你还节外生枝，把事情往我姐夫身上扯，真够损的！”

阿克不做声了，他知道伤害了罗兰的感情。邱明山大概不仅是个好丈夫，还是个无懈可击的好姑爷和好姐夫。但是，他为什么企图隐瞒妻子怀孕这个事实？难道这是一次不光彩的怀孕？难道一个姣好的少妇会为一件比比皆是的绯闻而自杀？如此看来，又缺乏根据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死亡性质属于自杀，一切调查非但多余，而且荒唐，甚至会犯众怒。阿克心头突然涌上一阵懊丧，觉得他从三十几里之外赶来，平白地卷入一件命案，真是有点儿倒霉。

县局的人很快赶到了。验尸的结果，和阿克的结论毫无二致，只是多了怀孕二至三个月这一条。老刘似乎还没缓过气来，连连打着哈欠，

一面拍着询问笔录对艾克说：“你可真会赶当儿，风尘仆仆闹了个在场证人当。说说经过吧！”

艾克说：“我觉得这事很蹊跷。”

老刘说：“即使福尔摩斯再世，也不可能在一件自杀案里找到凶手。你小子是写小说走火入魔了吧？”

“我想，一个正常而幸福的人是不会突然自杀的。自杀不是看录像，可以倒过来重新开始！”

“你是说，罗曼既不正常又不幸福？”老刘说完就笑了，“既不正常又不幸福的人倒不是没有，比如说，你就是一个，而绝对不是罗曼。”

“那么你说说，一个正常而幸福的人，为什么突然就自杀了！”艾克朝老刘吼道，“你说呀！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

这回轮到老刘犯傻了，他愣怔着看艾克，仿佛他是刚从飞碟上走下来的外星人，大张着的嘴巴里露出糜烂的口腔和厚重的舌苔，绝对的营养不良，一身警服穿在他身上，竟有不胜之状。艾克和解地扶扶老刘的肩膀，又朝他摇摇头，表示他不愿做那个尴尬的证人，然后朝邱明山走过去。

“这是你的车么？”艾克指着院子里停着的一辆本田摩托说。

“是我的。”邱明山说，“我想，这不在调查之列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随便问问。麻烦你陪我们到你家里去看看，好么？”

“不行，我不能把罗曼一个人扔在这儿，我要日日夜夜守着她，懂么？干你们这行的都是铁石心肠！”

艾克苦笑一下，只好要过钥匙，让罗兰陪着去了。乡这头到那头，要走很长一段路，沿街的人大都认得罗兰，看他们过来，就发出嘁嘁嚓嚓的议论。艾克细心捕捉了一下，内容大都一致，是为罗曼的死惋叹，为邱明山的丧偶哀伤——他们真是举案齐眉的一对儿，和和气气过日子，脸儿都从来没红过，人们还常常看到邱明山带着妻子骑在摩托上，一个头盔闪亮，一个长发飞扬，仿佛有吕布貂蝉赤兔马的意境。老刘用手指头捅艾克一下说：“看来他们人缘不错，男的甚至更好一点儿！”艾克不说话。天已经接近黄昏，一群群鸦雀在空中盘旋，发出恶俗的聒噪，街面上飘荡着炊烟和熟食的气味，一些小摊贩还顽强地守在路旁，准备在最后一个回合里再发利市。甘泉乡的建筑大都半土不洋，新旧错杂，以平房小院居多，也有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盖起来的小楼，虽然马赛克贴面，看上去也很堂皇，却无法掩饰不伦不类的窘状，如穿西服戴

瓜皮帽，又如放一只老鸹在鸡群里，在整体上有一种不能契合的别扭感。这使艾克深深感到了这块土地的活力和滞重。

邱明山的家坐落在乡头一角，是个很幽僻的院落，四处是砖砌的围墙，其高度非一般人所能逾越。两扇黑漆大门，镶着铁皮，钉着泡钉，给人以壁垒森严之感。罗兰拿出那串钥匙开门，试了好几个才终于打开，艾克由此判定，罗兰不是姐姐家的常客，也从来没做过深层介入。院落很大，一条宽宽的石板甬道伸进去，坐北朝南横着一栋水刷石平房，看上去既不奢又不俭，是一座恰到好处的现代民居，两旁也种着些花木，都显露了悲秋迟暮的气息。靠墙有一处柴棚，也是砖瓦结构，几只鸽子正在咕咕噜噜地狎昵。

“这院子好大！”艾克说，“能停好几辆汽车。咦，那是什么？”他指指墙角一片白花花的盐渍。

“前些日子，供销社收购蕨菜，锌桶没处放了，就寄放在这院子里！”罗兰说着，又找钥匙，打开了房门。

“这么大的院子应该养条狗！”老刘说。

“我姐姐嫌脏，她爱干净，也爱肃静！”

屋内的陈设极普通，看不出“穷人乍富，腆腰凹肚”的表面文章，只是罗曼的衣服极多，能体现女主人与服装业的联系，和丈夫对妻子的钟爱及娇纵。屋里充满洁静温馨的气息，处处看得出女主人精明的持家才能，以及和美红火充满爱意的小日子。

“你姐夫不常在家？”艾克问。

罗兰定定地瞪着他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常在家？男人都有自己的事业，而且我姐夫是经理，这一点尽人皆知！”

屋里像所有北方人家那样，有一铺炕，炕上放着一张精致的小桌，坐在炕沿上，正好能看见大门和石板甬道。艾克想象着罗曼盼望丈夫归来的情景，她可以听到摩托均匀的引擎声，看到那深红色蜡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睹物伤情的罗兰又一次扑在姐姐的遗物上痛哭起来，连老刘的眼圈都红了。

艾克找到了罗曼的首饰盒子。首饰并不多，价值也属中档偏上，说明了罗曼十分注意把握消费分寸。在软缎衬里的底层，艾克发现了一块微小的隆起，小心地揭开一看，却是一枚胭脂红纽扣，古香古色的，隐约是一颗心型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噢，是我妈妈留下来的。”罗兰说，“她一直背着爸爸藏着，原来是两枚，心尖对起来，有一条连理纹，后来给丢了一枚。”

“你能肯定真的丢了吗？”

这回罗兰真的动起怒来，指着门说：“艾克，你马上从这里滚出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你是个恶棍！”

艾克和老刘讪讪地走出来。天色见黑，街面上有些冷清，偶尔有一两只狗在路边逡巡，发出虚张声势的狺狺。老刘突然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艾克，知道什么叫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够人吗？你就是！我现在怀疑你神经有问题！古人说过，医者好治无病以为功，你有点儿立功心太切了，怎么样，还不是一头撞了南墙！”

艾克默不做声，抬头寻找第一颗星星，却见远处一片冥纸，把个半边街都烧红了。

三

照片全洗出来了，精确而完整地记录着罗家从大喜到大悲的全过程。一连好几天，艾克都深陷迷津不能自拔。来自甘泉乡的消息说，罗曼的葬礼规模空前，一些县乡领导和知名人士都亲自莅临，送的花圈绵延排出几百米。总之，罗曼的死是个谜，作为案件，却几乎是盖棺论定的。艾克把那些属于欢庆寿宴的存照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，托人捎给罗兰，并附了一封短信：

前日多有唐突，心中颇不过意，还望老同学海涵。不过既已罢交，半句亦多，诚祝幸福，再不叨扰。

剩下来的事情，艾克就是想办法把罗兰和那件奇怪的经历忘掉。那几天手头没事，艾克就天天到河边垂钓，不指望有多大收获，只求落得神清心净。看那河水漂流下来的落叶，一天比一天黄下来，秋风的呜咽耳熟能详，如今听来，总觉得是个女人在嚶嚶哭泣。正在心烦意乱，这天就见一个女人沿着防洪堤姗姗走来，一看那袅袅婷婷的样子他就知道是谁了。她远远地看着他，妩媚的眼睛闪闪发光，一任秋风吹乱头发。然后她站在他面前，嘴唇嚅动了几下，突然扑到他怀里哭了。

“你真是个倔子！”她说，“我天天盼着你能来，知道么？我又痛苦

又孤独！”

艾克颤抖起来，觉得浑身一阵灼烫，仿佛一颗流星落在怀里，叫他手足无措。是的，他想，在她需要安慰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不能搀扶她一把呢？看来，我还是缺少男人的雅量！他抚摸着她柔长的头发，联想到被急雨打湿了羽毛的小鸟。然后她向他仰起一张梨花带雨的脸，脸上写满了徘徊无主的哀怜。

“艾克，帮帮我！”她说，“爹把我许配给姐夫了！”

艾克震颤了一下，仿佛一股强大的电流从身上通过，满嘴是一股焦糊味儿。他扶她坐到河堤上，仔细听她陈述。罗兰说，父亲觉得姐姐无缘无故死在娘家里，不仅说不清楚，也对不起姐夫，不如续亲，使两家关系得以保持，才算是万全之策。

“那么，你同意么？”

“我不同意，爹就要一头撞死去撵姐姐。我真是没办法。”

“关键是你爱不爱邱明山这个人！”

“我尊重他崇拜他，现在又同情他，但还谈不上爱；我爱的是谁，这你心里知道！”

艾克的心一阵疼痛，充满义愤和哀伤，似乎看到罗兰从他身边走开，娉娉婷婷，一直消逝在地平线之下。他反省自己，过去总是踌躇迟疑，没能和罗兰明确关系，如今倒好，他将眼睁睁看着她被人攫取并永远据为己有，这时他才有可能认识到，罗兰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碰一碰就要鲜血滴沥。

“邱明山是什么态度？”艾克问。

“你真笨！”罗兰说，“像这种愚蠢的问题，不应该由你这么聪明的人提出来！”

艾克于是就明白了，脑子里又回响起邱明山抚尸大哭时说过的这些话。他可真是精明到滴水不漏，那些话的暗示性是不难理解的，一是为自己洗刷了干系，二是给娘家施加压力，三是瞄准了小姨子志在必得，一石三鸟，果然是个厉害的茬儿。

“那你呢？”艾克问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没有主意。”罗兰显得可怜巴巴，柔弱无力，“我娘死得早，爹从小把我们姐妹拉扯大，吃尽了辛苦。现在姐姐撒手去了，把爹扔给我一个人，我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！”

秋天的河水变浅了，河面上闪动着诡谲的波纹，偶尔有小鱼喽喋，

那光影十分浏亮。艾克拾起面前的石子，一颗一颗地投向河里，上游有几个孩子在流放纸船，那船总是漂荡一阵，就翻沉到河水里。艾克走过去，替他们用烟盒的锡纸折了一只，又轻轻放入水里，在孩子们的欢呼声里，那船一直走出好远。

“永远是童年，那该有多好！”罗兰说，“成熟就是痛苦！”

“可成熟也是财富啊。再说，谁也没办法抗拒成熟！”艾克向她伸出一只手，“来，站起来，我们打水漂儿！”

罗兰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，又忧郁地摇了摇头：“我没心思。艾克，你没说过帮不帮我！”

艾克选了一片薄厚适中的石块递到她手里，鼓励说：“打吧，心里默默祈祷，我保证一朵水花满足你一个心愿！”

罗兰就闭上眼睛祈祷了一小会儿，然后侧弯下腰，长发旌旗般地一飘，水面就出现了一长串水花。罗兰这才绽开一朵艰涩的微笑，说：“我只许了三个愿，却给了我这么多！”

“能告诉我是三个什么愿吗？”

“一是不让我爹伤心，二是不让我嫁给姐夫，三是不让姐夫痛苦！”

“你真善良！”艾克说，“善良往往是软弱的同义词！”

“艾克，你别把我姐夫想得很坏。他是个好人，平时连鸡都不敢杀，周围的乡亲没有不说他好的！”

艾克笑了，说：“看来，我们连襟没做成，倒成了情敌了！罗兰，我说过请你相信我。要我帮助你，你必须首先帮助我，懂吗？”

罗兰大惑不解。艾克说，他需要知道罗曼和邱明山婚姻的缘起。他们沿着河堤缓缓踱步，罗兰的目光渐渐变得深邃遥远，似乎在岁月的古井里打捞一缕锈色斑斓的记忆。原来邱明山有一个恋人，叫张金华，曾恋得如火如荼，后来邱明山遇见了罗曼，就把张金华给甩了，为此张金华还到甘泉乡吵闹了好几回，说是邱明山骗走了她的童贞。这种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而且如今时代童贞观又大为贬值，邱明山出了几个钱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为此罗曼曾力拒这门婚事，但那时罗兰还小，罗老头贫病交加，就一口答应了。婚后也一直甜甜蜜蜜，并无外鹜，邱明山对罗家的帮衬就更不用说。

“那么，你姐姐曾有过恋人吗？”艾克问。

“好像没有。”罗兰说，“你要知道，有时候一个人的隐秘不会向任何人透露，包括同胞手足。人是很复杂的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姐姐也许有过恋人啦？”艾克说，“你可以仔细想想，她曾跟你流露过一些什么，哪怕一点点迹象也好！”

罗兰思索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假如我姐姐有过恋人，那只能是那个人。不过，那不可能！”

罗兰讲起，还是在她上中学的时候，曾看见姐姐和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站在树林里说话，由于天黑，她没能看得很清。后来这个小伙子就再没露过面，但姐姐倒托她寄过一封信，时间相隔太久，她又没特别留神，所以记不清收信人的地点和姓名了。出嫁的头一天，姐姐曾站在一个高坡上向远方眺望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他不会来了，他不会来了……”但她无法弄懂那其中的含义。

“很好！”艾克的两眼炯炯发光，用双手扶住罗兰的肩膀，激动得微微战栗，“罗兰，我们大概会有一个石破天惊的故事！每当这时，我脑袋里就发出一种镇流器的嗡嗡声，直觉像一棵疯长的树不断分蘖，于是，逻辑的链环就自己排好了序位……”

罗兰轻轻喊了一声：“唷，你把我抓疼了！瞧你那样子，多像发高烧说胡话的病人！”

艾克说：“罗兰，一定努力回忆一下那封信，懂么！”

“不懂！”罗兰说，“我姐姐尸骨未寒，你这么做得不觉得太无聊太残忍了么？”

“你以后会懂的，我求你，一定告诉我！”

罗兰久久伫立，眼睛里依然是泪水。

四

县城的街道显得拥挤不堪，两侧一色是各类商业店铺，张挂着五花八门的招牌，用喇叭和音箱招徕顾客，摆地摊的也日渐其多，仿佛所有的居民都跑到太阳底下来做生意了。艾克有几位初高中同学，靠摆地摊起家，眼下都是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主儿，而艾克倒贴了几千块钱上大学，毕业出来工资微薄，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徘徊。艾克会写小说，可这东西卖不出大价钱，不过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进项，更大的慰藉则在精神上。艾克推着一辆破车子，一边打铃一边通过的时候，曾为路旁的炸鹌鹑咽了口水，但考虑到自己的腰包不很丰满，只是大做了几口深呼吸，一面笑着的一面解嘲地想：这就叫少花钱多办事，不花钱也办事；现

在，就等于我吃过了！

小胡同像迷宫一样拐来拐去，艾克好不容易才找到红业居委 108 号。大门是白茬木板钉成的，年久失修，风雨侵蚀，已变成黑黢黢的，不知什么人用粉笔在上面画了个写意式的乌龟，虽然经过擦拭，仍能看出完整的轮廓。艾克了解到，张金华的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，她在家也不甘寂寞，先后找过几个情夫，所以被人称为“章（张）台柳”、“多面手（首）”。尽管如此，她毕竟不同于那种操皮肉生意的人，无论严打还是扫黄，也都网开一面。她的职业是图书馆资料员，艾克问准了，她今天串休。

房门先打开一条窄缝，露出一只眼睛半张嘴，狐疑地看他一会儿，才彻底打开。展现在艾克面前的是一个看似端庄丰腴的女人，前胸的隆起颇有夸张和挑战的意味，艾克马上就想，她丈夫把如此健壮的女人一个人扔在这儿，真是天大的错误。

“我认识你，”女人说，“还读过你的小说。你好像在公安局干事儿！”

艾克说明了来意。张金华沉吟片刻，从茶几上拿出一支烟来抽。

“邱明山为了那个漂亮妞抛弃了我，从这点上说，我恨他，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他是个好人，真的，从来不做猫三狗四的事。当初我爱上了他，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男子大丈夫的气质，不像你，奶油小生，像根嫩黄瓜！”

张金华放声笑了起来，是一种友善的母性的笑，看得出是个性格外向敢作敢为的女人，同时也就缺了一点儿婉约和柔媚。她索性告诉他，她也不是任意胡来的坏女人，她是有选择的寻找性伙伴——一台设备常年闲置，新闻媒介就会大肆批评，一个年轻的营养过剩的女人为什么就得不到理解？艾克露出不敢苟同的笑容，然后又问：“邱明山和你还有来往么？”

张金华回答，邱明山曾让人给她家送过两车煤，但他本人并没出面，也无法揣度他出于怜悯还是出于歉疚，总之，他很会做人。只是夏天的某个晚上，邱明山突然来叫门。

“金华，开门吧，我想跟你谈谈！”邱明山在窗外央求说。但是张金华拒绝了他，因为她的办公室主任正睡在她屋里呢。

“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就在屋外守着，守上一夜！”他这么说。

第二天凌晨，邱明山又在窗外叫她，张金华有些感动，就从小风窗里探出一颗蓬乱的头，尽可能和气地对他说：“我们俩早已经没有关系

了。我不是个胡来的女人，再说，我屋里还有别的男人！”当时邱明山吸着一支烟，眼泪汪汪地对她说：“金华，你真狠心，你叫我在外面足足守了一夜！”

张金华说：“那好，我们找个日子再谈！”邱明山疲惫不堪地走了，然而那以后他再也没来找过张金华。

艾克听了，脑子里又嗡嗡地响了一阵。邱明山只是在入夜和凌晨时分叫了张金华的门，却说是“在外面足足守了一夜”，谁能证明他一直待在那不名誉的女人墙角下？他提示给张金华听，无非是把她牵入某个事件中来，做一个他不在现场的证人。然而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事件？现场究竟在哪儿？艾克被诸多的疑点折磨着，痛苦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。

“你能记起，那一天是几月几日么？”

“能！”张金华回答，“那天我喝咖啡，把杯子弄洒了！”说着她走到桌前翻开台历，指着染成褐色的一页。艾克看出，是七月十日，农历六月十一。

此时艾克已经朦朦胧胧捕捉到了什么，那东西如同滑腻的半透明的水生动物，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却不能确定它的形体，而只要他稍一松懈，它就会永远脱手而去，淹没于时间的浩瀚大海里。回到县局，老刘正在桌子上摆扑克，向他翻眼皮说：“大侦探，有人看见你到那个骚娘儿们家去了，怎么样，阵地失守了么？局长让我告诉你，别再干缘木求鱼的傻事。再说，罗老头已经把罗兰许配给邱明山续弦，你这么干，不是要担争风吃醋的嫌疑么！”

艾克说：“你不懂。到时候我会让你大吃一惊！”

老刘说：“艾克，我咸盐吃的比你多，在此奉劝你一句，再这么脱离指挥一意孤行，小心炒了你的鱿鱼！”

艾克一声不吭，重重地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用一本杂志盖住脸，不一会儿，就发出了轻轻的鼾声。

这天下午，艾克又查了县城里所有的中高档旅社，终于在一个名叫“仙人居”的个体旅社找到了邱明山的住宿登记，时间也是七月十日。当班的是个獐头鼠目的家伙，对艾克的查询充满警惕。他告诉他说，邱明山是当天下午三四点钟到的，他是“仙人居”的常客，向来出手大方，所以大家对他都很热情。进了院，把本田摩托往他手里一交，说：“伙计，放个保险的地方，别让三只手的偷去！”当班的照旧给安排了单间，又送茶送水的侍候，一口一个邱经理叫着。吃过晚饭，又看了一